

豫章叢書

第廿五冊

經幄管見

丙辰冬月葉

于幸昌得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八

史部

史評類

經幄管見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曹彥約撰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薛叔似宣撫京湖辟爲主管機宜文字累官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寶慶元年擢兵部侍郎遷禮部旋授兵部尙書力辭不拜以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諡文簡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彥約侍講筵時所輯皆取三朝寶訓反覆闡明以示效法蓋卽范祖禹帝學多陳祖宗舊事之義考仁宗天聖五年允監修王曾之請採太祖太

宗真宗事蹟不入正史者命李敬等別爲三朝
寶訓三十卷寶元二年十二月詔以進讀嗣是
講幄相沿遂爲故事彥約是書於進讀符瑞諸
篇雖不免有所迴護要亦當時臣子之詞不得
不爾其餘諸篇則皆能旁證經史而歸之於法
誠亦可謂不失啟沃之職者矣舊刻散佚久無
傳本惟永樂大典尙載其全文今詳爲校讐釐
成四卷閒有辨證各依文附著焉

經幄管見卷一

宋 都昌 曹彥約 撰

寶慶元年九月十七日初供職同侍講范楷候對
是日讀寶訓謹外戚篇

景德四年上謂近臣曰每歲承天節皇諸親爲姻族
求恩多過有希覬朕常念羣臣戮力盡瘁或遠在邊
防久歷歲時非功狀顯著未嘗進一資一級此若盡
遂所請甚紊公道自後奏封有越例者卽令內省勿
復降出陳堯叟曰臣等比來多見妄有陳乞如秦國
公主爲子求刺史諸子歲歲改轉又圖舟車悉免稅

算去年程繼宗掌致遠務坐事致鞠晉國公主亟爲
求替如此之事陛下皆寢其奏中外之人知陛下推
公御人不以親疎爲異上曰諸親多引先朝爲比朕
論以太祖開創之始太宗英睿特斷朕安敢上擬今
庶事動立制度朕遵守之何敢失墜若從越例之請
外人必有竊議邇來漸似知非各安本分矣

臣讀畢口奏人主遵奉家法吝惜名器未有不身
致太平者真宗皇帝有太祖太宗家法可守更於
家法上倍加吝惜推此心以往事事節省謹之於
外威必將謹之于宦官謹之于宦官又將謹之于

宮女上而服御下而賜予無所不謹則無所不省
財用安得不裕民力安得不寬此咸平景德間所
以爲本朝極盛也

二十二日同侍講范楷候對是日讀寶訓受符瑞
篇

壽州獻綠毛龜

按事在太宗至道三年

上謂宰相曰朕觀之介

蟲而毛得非天意有所警戒耶呂端曰臣等寡聞天
意冥邈胡能究知然嘗聞師曰聖人之意與天合符
苟睿思徘徊屬於一物必神靈所贊有所啓焉今神
龜所得之處地名壽春陛下頃陞皇儲實自壽州由

此言之則是龜也特爲壽徵而出將使陛下後天而老既壽且昌乎又龜在水族義主乎陰介者剛物也毛者柔物也夫荒陲之國皆稟陰氣天戒若曰將有強梗不賓之族柔伏來庭且陛下自卽大位首念西北之人困於飛輓雖繼遷兇暴亦降使推恩不問前罪且繼遷亡命日久亦厭兵矣脅從之黨亦厭亂矣悛心革面匪朝而夕北地最強爲患滋深部族攜離亦薦饑歉必恐相率懷柔願深款附望陛下欽若天意彌闡皇猷雖休勿休日謹一日則靈物之出豈徒然哉

臣讀畢口奏用兵之害不但兩軍相加肝腦塗地而已飛輓之勞不減鋒鏑暴露之久甚於臨敵以至邊民避難永業漸廢強壯應募耕夫漸少流離轉徙使老弱疾病之人少有全者怨氣所感多致旱蝗饑餓疾疫而死者又不可勝計簡冊所載未必詳盡惟身歷而後知之此寢兵所以爲帝王極功也

景德四年上謂宰相曰前詔諸路無得獻祥瑞近日頗逾舊制當令禮部申禁之宰相曰福應之至以顯盛猷雖睿德謙冲務于自損若史臣不紀來世何觀

望止令報禮部關送史官上勉從之

臣讀畢口奏祥瑞之與災變相爲有無有祥瑞則無災變有災變則無祥瑞古人以晏安爲酖毒以譴告爲仁愛蓋觀祥瑞則易至自滿遇災變則易生恐懼昔魏相相漢宣帝凡四方逆賊災變之事無不奏言之正得此意真宗皇帝禁諸路無獻祥瑞聖意深遠惜乎當時大臣尙欲關送史官也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左承天門上召近臣對崇政殿西序諭其事王旦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以仁孝事祖宗恭已愛人夙夜求治以至殊方修睦遠

邦請吏干戈偃戢年穀屢豐皆陛下兢兢業業日謹
一日之所致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
授祕文實彰祐德之應然茲事非常簡策所無又未
審所諭之事啓封之際當屏左右上曰既有天命須
當祇受適恐皇城司遽便收進已使止之朕當詣門
望拜焚香跪受所云屏人以啓雖云勿洩天機朕以
爲上天所貺當與衆共之且曰蓋未測書意不欲顯
示衆上曰天若譴視闕政當與卿等祇畏改悔若告
戒朕躬亦當責已自修豈宜隱之使人不知乎當便
與卿等啓讀但慮文莫能辨宜訪明習篆籀之人以

從且曰陛下肅奉天命非臣等所能測度

臣讀畢口奏天人相與之際無有間斷人主與天爲一德知闕政所在必將修德用賢以補治之此周宣遇災而懼所以王化復行也若掩覆不已如愚人之諱病其初唯恐人知其後遂至於不可措手當大中祥符時嘗有闕政真宗皇帝恐懼修省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上曰朕自卽位每祠祀祝詞但以人民爲心未嘗別有所請今內殿道場亦致密詞惟求年穀豐穰人民康樂因出示且等且曰自古秘祝之詞皆有所請陛

下以億兆爲心有以見子育之意超絕前古

臣讀畢口奏得人心而爲天子則社稷自然鞏固
若福萃於人主而災害徧於天下爲人主者亦何
安於此也

天書扶持使丁謂言崇政殿閱新製法物雙鶴度天
書輦飛舞良久翼日上顧左右曰昨所觀鶴於輦上
飛度若云飛舞良久文則文矣恐不爲實卿當易此
奏也王且曰陛下以至誠奉天以不欺臨物正此數
字所繫尤深帝皇徽猷莫大於此望付中書載于時
政記上俛然從之

臣讀畢口奏人主奉天臨民以不欺爲主若以鶴
度爲鶴舞欺天罔民不特天鑒昭昭民心不服濫
觴不止必將有如漢臣指鵲雀爲神雀者矣

十月初三日便殿聚講同侍講陳貴誼候對是日
讀寶訓崇祀禮篇

淳化三年秘書監李至上言國初舉藏冰之禮修司
寒之祭常以四月行之按詩豳七月四之日獻羔祭
韭周以十一月爲正四月卽今之二月春秋傳曰日
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也獻羔而啓
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謂三月四月中也又月令仲春天子獻羔
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
失也上日今四月非長可苦屋矣何謂薦新耶卽命
正其禮

臣讀畢口奏夏正建寅人事之所便周正建子天
道之所始自古未有兼用之者惟幽七月之詩作
於成周之時乃述上后稷先公事一篇之中既有
夏正又有周正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食瓜
八月斷壺之類凡以月言者皆夏正也一之日威
發二之日栗烈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

陰之類凡以日言者皆周正也按經文凡陽生以
生以後之月言月四月言月者陽極陰生當夏至
進退之期也第謂雜周正夏正雖本朱子義似未
盡李至所言引用獻羔祭韭一事已合經意臣恐
後人疑其詩雜周正夏正故爲別白言之

至道二年禮儀使宋白上言按儀注朝享太廟皇帝
先詣罍洗奠賡郊祀未詣罍洗先奠玉幣於禮未叶
欲請先詣罍洗上覽奏遽召白泊宰相問之曰前代
祀上帝未罍洗而先奠玉幣於禮可乎按杜佑通典
丘儀於進熟之先太常卿引詣罍白端等曰王者親
洗在奠玉幣後宋初尙沿其舊執玉帛以見上帝且玉帛者接神明之贊尤宜蠲潔